

重拾家书 感受文字的力量



周末闲评

■ 飒飒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几十年,从书信、电话,到后来的聊天软件,再到如今的微博、微信,技术革新让生活日新月异,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逐渐淡去。不过,依据这种更替来评判孰优孰劣恐怕不合适。比如,言及书信,除了被认为是一种过去时的沟通方式,大家经常还会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远离了书信,似乎总觉得少了一点东西,于是有的人突发奇想给朋友写封信,对

方收到信往往非常感动——寄信人以如此“郑重”的方式与你沟通,这背后的情感该多么厚重!

互联网讲究效率,沟通快捷,信息快餐化,文字越少越好,能用表情不用文字,而书信则是一种慢文化。书信里的文字是用笔写出来的,它在键盘上敲出来的字不同。靠信件沟通的时代,要付出较高时间成本,所以总会在信中写入更多内容、倾注更多情感,让人看到写信人丰富的内心。看看梁启超的家书你就可以发现这位国学大师饱满且立体的人格画像,他既是充满爱国情怀的学者,在信中和子女讨论国家大事,也是一位体贴的父亲,时常事无巨细,嘘寒问暖。

家信丈量了家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如今有了网络,交流成本很低,而且比以前更便捷,但这也存在着“另一面”。想到哪就说到哪,因为成本低反而失去了交流的动力,和父母说几句便觉得无话可说。而且,网络时代隐私成了大问题。前段时间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500名家长中,80%加入了孩子的社交好友,但50%的学生对于家长涉足自己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圈表示反感。大家的距离很近,但心却隔得远了,这是技术带来的改变,也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现代化的后果”。

网络时代有快的好,书信时代有慢的内容值得回味。1994年,那首《一封家书》的歌在全国各地走红,歌中唱到:“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如今读到这样的内容还会感动不少人,在外工作远离父母的你,可曾想写一封家书寄给遥远的家人?

2015年春晚,一首《从前慢》打动了无数人,过多了“快”的日子,“慢”的东西会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人开始思考“慢”。海子曾写道“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与亲人朋友沟通,感受文字的力量,获得有质量的沟通,正是书信在当下最大的意义。

祸起奢糜

■ 曹新旺

全国“两会”上,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痛批山西国信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上官永清生活十分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近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被二审裁定死刑时,他居然遗憾地说:“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路易十三’这种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媒体报道,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喜欢喝洋酒,且只喝5000块钱以上一瓶的……这些官员的奢靡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奢靡之风,自古有之。西周时期的周幽王为了博妃子一笑,竟然点燃烽火台,戏弄众诸侯,结果丢掉江山,搭上性命。而今天落马的贪官为了情人铤而走险,身陷牢狱,甚至丢了性命,与周幽王有何区别?慈禧生活奢靡,每顿饭要摆出108道菜,耗费白银100多两,尤其是在其60大寿时,一次就耗费白银一千万两,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慈禧不但吃掉了大清帝国,吃来了列强,也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上留下了一道耻辱的伤痕。

人性被物欲重创,道德因奢靡失范。不管是古时的王侯将相,还是当今的官员富人,因奢靡丢江山、毁国家、吃百姓、败家业、失性命者不乏其人。这也证明一个真理:奢靡不仅毁掉奢靡者本人,而且更加祸国殃民。因此,反奢靡也应加大力度。面对某些巨贪不惜冒杀身之险,几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地鲸吞民脂民膏,有人弄不懂了,常常听到有人惊问:“他们要那么多钱怎么花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答:一不为振兴中华,二不为办慈善事业,三不为搞希望工程,四不为扶贫救灾……对利国利民之事,他们向来是一毛不拔。此辈只热衷于纸醉金迷,只信奉享乐主义,他们贪得无厌,敛财成瘾。奢靡的主要表现是挥霍无度。吃豪饭、穿豪衣、开豪车、养情人,哪一项不需要钱。所以,巨贪从来不怕钱多烧手,认为“多捞大花”才算潇洒。

奢者一件衣,俭者十年粮,此言不虚。据媒体报道:重庆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普通干部丁萌,只能算得上“苍蝇”级别,但有顶顶桂冠引人注目——“最时尚贪官”,他居然很“萌”地给提审他的女检察官“上课”说:“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你是女的,穿的皮鞋都没有我尖,皮鞋要经常保养,买支几百块的滋润霜擦一下嘛。”丁萌也算没吹牛,办案人员在他家中搜出了一线品牌的皮鞋200余双和顶级品牌西服100多套。那些落马的“表哥”“房叔”“房姐”啥的,哪个不是因奢靡而进了牢笼。而最大的、令一些贪官神魂颠倒、为之肝脑涂地“奉献牺牲”的奢靡,当属“贪官情人”,那才是最贵的“奢侈品”。

有一位哲人早就说过:“社会奢靡之后便是人性的堕落。”任何官员只要耻于俭朴,迷恋奢靡,他的人性就必然“堕落”。这种堕落可曰“奢变”,使其变得极贪婪、极下流、极无耻、极胆大,搞起权钱、权色、权色交易来,颇有一股“疯劲”;追求享乐更不管什么叫社会公德。人性堕落到这般地步,你想让他勤勤恳恳干事,干干净净做人,那便是奢求了。当然,极少数人的奢靡大概还不能叫“社会奢靡”,只能说社会上存在着奢靡歪风。然而,这种歪风能量之大,影响之广、危害之烈,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我们已经看到,奢靡毁人是潜移默化,且有一定吸引力。有些原本比较优秀的干部,就是因为经不起这种潜移默化的诱惑,一个个被毁掉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古人告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国家,难以发展进步;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人,人生难以兴旺发达。勤俭是福,奢靡是祸,祸起奢靡,奢靡当戒!

画中有话

爱情童话

■ 大汗/文 春鸣/图

2015年年底,浙江省云和县“最美梯田”的迤逦山水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奇:一位名叫姚南山的亿万富翁,告别了生活30年的西班牙,舍弃了海外亿万资产,搬进了山里,甘愿做一名农夫!让他下定决心的动力是,他爱上了一位村妇,他们相知相恋并且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新闻里之所以将这一段婚姻称为传奇,确实有太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是归国富豪,一个是乡间农妇;一个坐拥亿万,一个务农为生。无论从财富地位上说,还是从文化背景上看,两人都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可是偏偏凭着一份对爱情的执着,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种超越各种界限的结合,自然引爆了网友们无数的遐想。



对于网友们的一些较为恶劣的遐想,没有什么好置评,毕竟连《爱情买卖》这样的歌也会大红一时,现时的婚恋观亦可见一斑。但别忘了也有李克勤在

《我是歌手》唱红的《天梯》,歌曲描述的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总觉得,现在的人对待爱情总是多了一份现实少了一点想象……

城市绿化不能只顾“好看”

又是一年春来到,柳絮纷飞惹人恼。日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宣布将对杨柳雌株注射药物等方式抑制飞絮,减少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杨柳飞絮本属于正常的自然现象,每年初春在不少北方城市引发的“烦恼”,则源于城市绿化在树种选择时考虑欠周全。产生飞絮的杨柳树,大多种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我国城市绿化刚起步,杨柳树因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养护成本低,对防风固沙、改善环境能发挥重要作用,于是被各地广泛种植。但随着环境不断变化,过去的绿化功臣如今成为城市的烦恼。北方城市种树不易,大量砍伐并不现实,因此,北京市有

关方面只能采取“打针”“洗澡”等办法最大限度抑制飞絮,今后只能结合城市建设和绿化更新改造逐步替换杨柳雌株,从源头上杜绝杨柳飞絮的产生。

其实,城市绿化中的类似烦恼并不少见。小叶榕等热带树木生长快,四季常青,观赏效果好,于是近年来云南、湖南等城市纷纷引进作为城市绿化树种。然而,由于这些城市冬季气温低于小叶榕的生长要求,于是冬天一到,只能给这些外来树种“戴帽子”“穿裙子”防冻,养护成本很高。去年冬季一些城市遭遇极端低温天气,结果引进的热带树种还是大量死亡了。

种树,本是为了改善环境、修复生

态,不能为了追求观赏效果、生长速度而忽视自然规律。在参天大树与小树苗之间选择大树,在外来树种与乡土树种之间选择外来树,现实当中,这种舍弃乡土树种、盲目引进外来树种等导致环境破坏事与愿违的例子并不少见。这种不顾气候条件和植物生长规律的城市绿化,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尊重自然规律,是包括种树在内的生态建设必须遵循的不二法则。“适地适树”,以植物为主体、水土为要素来营造适度、合理的空间环境,就是种树应遵循的自然规律。城市绿化只顾“好看”的话,就可能烦恼不断,甚至事与愿违。